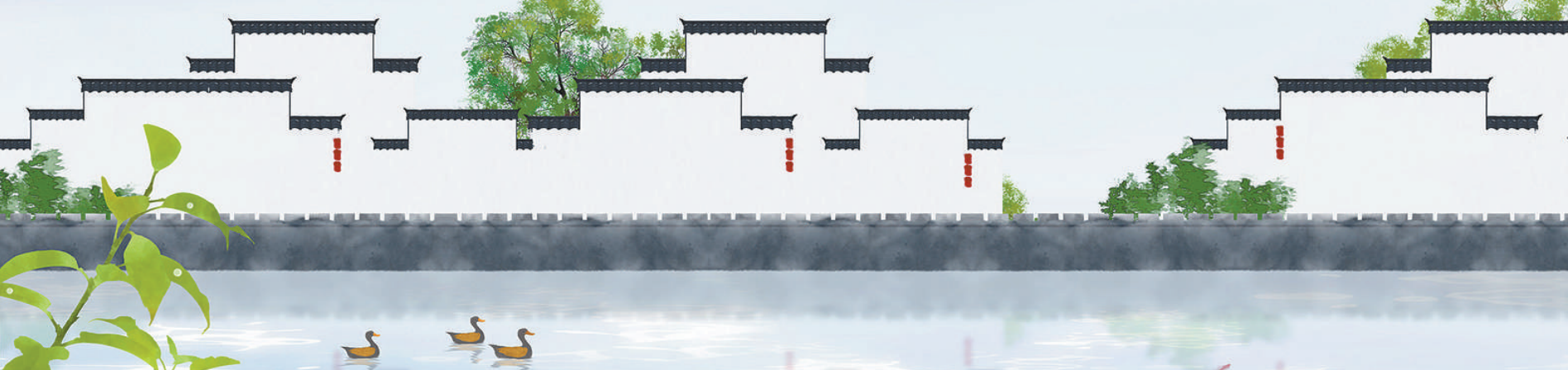


◎文化寻踪

追寻远逝的耕读

——走近枞桐传统诗文吟诵



朱子辉

提及安徽桐城，人们往往首先想到“六尺巷”。那“千里修书只为墙，让他三尺又何妨”的故事，因2024年10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的实地考察而广为人知，其中蕴含的“礼让”文化，已经成为当今桐城文化一张亮丽的名片。

然而，在桐城这片古老的土地上，还有一种更为深邃、更为厚重的文化，那便是与“耕读”紧密相连的“桐城派私塾吟诵”，它曾如同一盏明灯，在明清数百年的历史暗夜里，照亮了无数枞桐贫寒子弟的仕进之路，却又在时代的变迁中逐渐远逝，成为现代枞桐人心中永远割舍不去的眷恋与追寻。

1

我对枞桐地区耕读文化的最初感受，源自于我的父亲。父亲1944年出生于老桐城的枞阳，后随祖父因生计问题而迁居到现在的安徽望江。虽然在我成长过程中，父亲一生都保持着老桐城人的生活习俗，勤俭持家，读书不辍，尤爱谈论桐城历史上的文人掌故，自己也时不时舞文弄墨、吟诗作对。

记得有一年春节，父亲给自己的房门写了一副“三尺书巢藏世界，五亩良田度春秋”的对联，横批“耕读传家”。如今想来，这不仅是他一辈子的真实写照，几乎可以说是枞桐地区老一辈的人生信条。因此在我心中，传统的“耕读”二字并非经典书籍的高头讲章，它总是与父亲在干完一天农活之后安静读书的身影重叠在一起，是一种宁静祥和的家庭氛围，也是一种超越辛苦农耕的心灵栖息。

我曾经写过一首诗，其中有几句伤悼故乡耕读文化的凋零与没落：“书老灯残前尘梦，田荒叶落故园秋。文章事业三百载，桐城文脉何处求。”的确，要想了解枞桐地区的耕读文化，怎么也绕不过响彻明清文坛三百多载的桐城派。虽然它也早已消逝在历史的尘埃之中，然而在今天的枞桐地区，只要你用心搜寻，桐城派文化的影子依然随处可见。

走街串巷，在古朴村落的大祠堂或正厅墙壁上，常常还能看到“诗书执礼，孝悌力田”“一等人忠臣孝子，两件事读书耕

田”之类的对联。倘若你有时间与村口路边的老者闲聊，他们也会随口说出“有田不耕仓廪虚，有书不读子孙愚”等让人醍醐灌顶的警世话语。而如果我们再耐心翻一翻那些泛黄的诗书卷轴，这片土地上曾孕育出的先辈英贤：左光斗、何如宪、方以智、钱澄之、戴名世、刘大櫟、姚鼐……会一个接一个从历史深处向你走来，他们无不以精彩的人生、传世的笔墨为桐城地区的耕读文化作了生动的诠释。他们的故事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和生存方式，早已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，滋润着一代又一代的后辈子孙。所以，如果往深处说，枞桐地区的耕读文化与“桐城派”当然有着紧密的联系。

我的太老师吴孟复先生在其名著《桐城文派述论》中就曾论述过：桐城派不仅有以方苞、刘大櫟、姚鼐为代表的“文派”，还有着独特风格的“诗派”。这三派相互影响、水乳交融，共同构成了枞桐地区耕读文化的核心与基调。可以说，没有枞桐地区的耕读文化，便不会有桐城派的诞生；而桐城派自明清以来两三百年的发展壮大，又极大地推动并繁荣了当地的耕读文化。

2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枞桐地区耕读文化的传承中，“私塾”以及作为其教学方式之一的“吟诵”，曾经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。据《桐城县志》记载，大概在光绪三十年（1904）清廷实行“癸卯学制”之前，枞桐地区一直有着一整套系统的传统教学体系。比如，有作为政府官学的“县学”，有兼有官学与私学性质的“书院”，还有完全依靠民间力量创办的“私塾”，乃至有些世家大族为自家子弟所专门设立的“家塾”等。然而，由于时代的更迭，县学、书院、家塾因为其所依附的封建体制、程朱理学和宗法家族的消亡而迅速瓦解，反而“私

塾”因为其组织教学的灵活性，一直在枞桐地区残存至新中国成立前夕，所以前些年我还有幸得以通过一些仍然健在的耄耋老者，一窥当年私塾教育的大致情形，了解“吟诵”作为私塾教育的一种教学方式以及它的一些基本特点。

首先，枞桐地区的私塾吟诵有着独特的声腔，它融合了枞桐地区的方言特色，带有浓厚的故土乡音。如我曾采访过的吴新培老先生（1931—2024）的枞阳腔吟诵，平和低徊，带着略显苍凉和忧郁的声腔，在吟诵时，根据诗文的内容和情感，声调会有抑扬顿挫的变化，将古典诗文的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在吟诵抒情类诗文时，声调悠扬婉转，拖腔悠长，让人仿佛置身于诗文所描绘的情境之中；而在吟诵说理或叙事性较强的诗文时，节奏则会相对明快，语调清晰有力，有助于学生理解诗文的含义。其次，枞桐地区的私塾吟诵特别注重古典诗文的韵律和节奏，通过轻重音、长短句的巧妙运用，突出诗文的韵律之美。比如在吟诵律诗时，会强调对仗句的节奏一致性，让学生感受到诗歌的工整与和谐；对于词的吟诵，则会根据不同词牌的格律特点，把握好节奏的缓急，使学生体会到词的独特韵律和情感基调。

此外更为重要的是，枞桐地区的私塾吟诵还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了桐城派的思想文化教育。在私塾里，先生通过吟诵桐城派文人的经典作品，将桐城派为学为人的各种思想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学生。如通过经典诗文的吟诵，“学派”中儒家修齐治平的思想理念便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学生，以培养他们崇高的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感；而“文派”所强调的“义法”观念，即文章要讲究内容和形式的统一，通过唱吟

熟诵的方式，学生也自然逐渐体会到如何写出结构严谨、立意深远的文章；同样，“诗派”所提倡的独特的诗歌风格和审美情趣，也在吟诵中得以传承，使学生感受到诗歌的艺术魅力，培养他们的文学素养和审美能力。这些枞桐派思想文化的传承，滋润着一代又一代的枞桐子弟，成为枞桐耕读文化的重要内涵。而这也是我以“桐城派私塾吟诵”来命名枞桐地区私塾吟诵的根本原因。

据清道光年间的《续修桐城县志》记载：“子弟无贫富，悉教之读”，且“课子重名师”。这种重视教育的民风，在枞桐地区几百年间遂形成了“城里通衢曲巷，夜半诵声不绝；乡间竹林茅舍，清晨弦歌琅琅”的浓厚读书氛围。然而，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，自上个世纪90年代经济浪潮席卷而来，枞桐地区的人们为谋生纷纷背井离乡，那曾经“粳稻年年观获乐，子孙世世读书声”的耕读文化，一夜之间便像那枞川河畔的一片片芦叶荻花，在夕阳下的瑟瑟秋风中，显得是那么的萧条和凄凉。今天以“桐城派私塾吟诵”为代表的“耕读文化”早已远逝，但残存在那些耄耋老人唇齿之间的乡土吟诵，仍然见证了这片土地上人们对知识的追求、对文化的传承，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那曾经飘荡在这片土地上的诗兴与高吟，那蕴含在吟诵之中的智慧与情感，将永远留在我们的乡土记忆的最深处，成为我们文化根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也成为我们今天实现耕读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精神源泉。

（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）



本文配图：视觉中国

北雁

◎教师文苑

留在记忆深处的温暖

很多年过去了，我还一直记得2007年初秋那个燥热无比的下午。一场来势汹汹的骤雨，洗得天空洁净异常，没有粉尘的遮挡，炙热的阳光如同蚊虫一般，在我脖子上、手臂上和裸露的肩膀上，叮咬出一层细密的红疹子，额头上，汗水如同山洪泛滥一般肆虐横流，接着便好似涂满全身的浆糊，使我的脚步渐渐变得艰难和沉重起来。

我扛着重重一捆新书，那是在两个月前刚出版的长篇小说《云横点苍剑气寒》，这也是我人生的第一本书。在大理古城的亚里饭店门口下从洱源老家驶向州城下关的班车，我把书往背上一抡，便迈开大步沿着宽阔的水泥路往苍山方向走去。我的目的地很明确，那便是大约两公里以外的大理财校。七年前，我还是那里的一名中专生，三年求学生涯，那里有我最纯真的青春年华，还有我最亲密的同学、最尊敬的师长。

然而我此行的目的却并不光彩。母校培养了我，我没给母校作过任何贡献，但此时我却是来向母校卖书的。是的，不是送，而是卖。坚硬的水泥坡路似乎没有尽头，在烈日下还反射出耀眼的白光，沉沉60多本书压在肩上，让人只觉得一阵头昏目眩，一

种难言的羞耻感，如同海边的浪花连绵不断袭来，让我真想丢下书便转身逃离而去。

但很快，意识战胜了冲动。那书是我数年笔耕的成果，凝结着我无尽的心血。我们学校位于苍山脚下，这是刚建成不久的新校区，在那时差不多就是真正的旷野荒郊，想打车是不可能。我只能把书从左肩换到右肩，在树荫下稍稍歇下脚，又顶着一轮烈日继续前行。在乡下当了六年多乡村教师，我似乎还像刚出校门那样两手空空。好不容易写了本书出来，出书的钱是我向银行贷的款。到了后来，还是我那刚进门不久的媳妇用自己的份子钱给我补的缺。我这样一个寂寂无名的写作者，出书不易，卖书更是千难万难的事，摆不进书店，也吸引不了任何人的眼球。

于是，我可耻地打起了母校的主意。在经历连续几个晚上的失眠后，我终于在暑假里的一天，鼓起勇气接通了老校长的

手机，刚听他那里问出一个“喂”字，我便赶紧向他报告：“校长您好，我是2000年旅游一班的毕业生×××……”

话音一落，我便如鲠在喉，好似陷身于茫茫沙海，可以一口气喝光一湖洱海。话声磕磕绊绊，一颗心却早已暴跳如雷，我赶紧找个凳子坐下来，同时用另一只手捂住心口，担心它若是突一下子从嘴巴里蹦出来，我得赶紧把它接住。我不知是否把话说明白了，却听老校长在那边开了口：“一个中专生，走出校门后没有浪费光阴，当了几年乡村教师，还写出一本书来，按说也是咱们学校的骄傲。虽然咱们经费的确有些困难，但几十本书还是买得起的，放在图书馆，或是作为文学社的辅助读物，也是对学弟学妹们的一种激励啊！待新学年开学了，你给我们送五六十本来吧！”

就这样，我终于在毕业多年后第一次回到了母校。当我卸下肩上的那重重一捆

书，在图书馆大厅和老校长见上面，急着开会的他没有像电话里那样语重心长，给我签了发票便匆匆离去。当我到财务室领到1500元的书款时，重负如释的我忍不住又一次泪水如注。

那些可亲可敬的师长令我时常感念并引以自豪，如今，老校长和许多任课教师都已退休，有的甚至已经故去，但我与母校、与老师们的情谊似乎没有丝毫减少，相反还随着时光的推移在不断增长。

毕业25年来，我始终保存着在学校时萌生的文学梦想。我始终记得母校购买了我人生的第一本书，此后每当有新著出版，我都会在第一时间给母校送上，同时给敬爱的老师送上。而学校同样对我大爱如初，在《洱海笔记》的两次大型研讨会上，如同散文诗朗诵一般给我至高的评价。当《洱海笔记》获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消息传来，学校为我编发了一则意义重大的微信公众号推文……

留在记忆深处的温暖，让我始终觉得母校于我，就如汪国真诗里写到的那样：“我们也爱母亲/却和母亲爱我们不一样/我们的爱是溪流/母亲的爱是大海。”作为一个被老师宠爱的学子，我相信不论自己走得多远，都无法走出母校与恩师深爱的广场。

（作者单位：云南省大理州教育体育局）

张觅

盛唐诗人王维中年时，在长安东南的蓝田县辋川买下了一处别业。此处辋水萦绕，所望处明净清美。在辋川之中，王维隐遁于山水林泉，与草木日月为友，将自己悄然融入大自然。从此他便布衣素食，在洲上种竹，在堤上栽花，与友人裴迪乘舟来往，平日里以弹琴赋诗为乐。他一生之中最为著名的诗篇，同时也是中国最为出色的山水诗作，大多是在辋川别业时完成的。

王维心思恬淡，而对美的感知极为敏锐。他写了很多以辋川为题的诗，均充满了诗情画意，名句频出，如《辋川别业》中的“雨中草色绿堪染，水上桃花红欲然”，《归辋川作》中的“悠然远山暮，独向白云归”。他笔下所流泻出的那一首首明净清妙之诗，弥漫着幽深的禅意，浸润着不易察觉的淡淡欢喜，令人只觉尘俗之念顿去，清静之感即生。不过，他所描画的山水，也并非完全写实，而是进行了艺术提炼和精神升华之后的理想境界，所以其诗独具超凡脱俗之美，借以安放自身恬淡明净的心境。清人田雯称：“摩诘恬洁精致，如天女散花，幽香万片，落入巾幘间。每于胸念杂尘时，取而读之，便觉神怡气静。”

辋川在终南山下，王维曾作《终南山》，在诗中极言终南山之雄浑壮美：“白云回望合，青霭入看无。”在这山水画一般宏大的终南山中，人虽然渺小，却已与此自然融为一体，因此只觉平和安宁，不觉孤独寂寞。最后一句“欲投人处宿，隔水问樵夫”，点缀上了两个素不相识却有缘遇见的人物，为全篇笼罩上淡淡一抹温情。曾在朝廷中见惯了尔虞我诈的诗人，于山中淳朴的樵夫家借宿一晚，定也有很多温暖的感触吧。

王维又有《终南别业》，言：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。”这首诗颇有庄子“逍遥游”中关于追寻绝对自由的哲学意味。正因为诗人的心灵于山水之间汲取了强大的能量，因此寻找到了人生的超脱之道，即使行到水穷之处，也能怡然自若，坐看云起，生命也就又具有了流云散尽、何处月明的光亮。南宋魏庆之的《诗人玉屑》中评道：“此诗造意之妙，至与造物相表里，岂直诗中有画哉！观其诗，如其蟬蛻尘埃之中，浮游万物之表者也。”王维在自然山水中安放自己的精神世界，已经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宁静平和。纵情山水，怡然忘归，在自然世界里，王维寻找到了生命的真谛。他的心因走在这浩大辽阔的天地而感到自由和超脱，也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与快意。

王维在他的山水诗中表现出超前的生态意识。在王维的认知中，万事万物都有自己所安之所，并非为人而存在。因此，他的很多山水诗便纯粹写景，并未在其中投射太多情感寄托，反而赋予自然以独立人格与独立生命，从而呈现出澄明静寂的意境。如这首《戏题辋川别业》：“柳条拂地不须折，松树披云从更长。藤花欲暗藏燕子，柏叶初齐养麝香。”柳枝轻柔拂地，不需攀折，松树高拂云霄，也任它更长。紫藤花开得浓密，猿猴隐藏其中。柏树叶才初初长齐，也正好可以养着麝香。万物自得、自在适意，各得其所，是王维理想中的自然环境。在《白霓瀑》中，王维更进一步提出，“不网不钩”，不打搅自然，不干涉鸟兽，就让自然保持自己原有的样子，花开花落，云卷云舒，便是“王人之仁”，人与自然共生共融，“得遂性以生成”。

王维又有《戏赠张五弟諲三首》其三，欣欣然如初发芙蓉，明净新妍：“我家南山下，动息自遗身。入鸟不相乱，见兽皆相亲。云霞成伴侣，虚白侍衣巾。”一句“我家南山下”，充满了脉脉温情。他对终南山的一切都如此熟悉，因此鸟兽见他不会飞走奔跑，将他也当作了山中的一分子。云霞是他的好伴侣，放眼望去，山中没有一处他不感到亲切的。他与自然平等而视，笔下万物有灵且美。

王维早年间经常出入皇家园林与私家名园，以他的美学修养和聪明才智，早成园林高手，胸中早有丘壑，因此，来到辋川之后，他亲手设计，打造了辋川二十景，他以艺术家的天才，结合辋川本身的山溪湖石，因地制宜地设计了这一座诗意满溢、兼有耕牧渔樵的私家园林，使之充满了文人雅趣。王维与裴迪赋诗唱和，为辋川别业二十景各赋五言绝句，以相酬和，共得四十篇，结成《辋川集》。其《辋川集序》云：“余别业在辋川山谷，其游止有孟城坳、华子冈、文杏馆、斤竹岭、鹿柴、木兰柴、茱萸沱、宫槐陌、临湖亭、南垞、欽湖、柳浪、栾家濑、金屑泉、白石滩、北垞、竹里馆、辛夷坞、漆园、椒园等，与裴迪闲眠各赋绝句云尔。”每一个名字都清雅脱尘，寄托了王维关于山水的理想，“皆成高韵”。

宋代诗论家刘辰翁赞王维“俯仰旷达，不可得”。又评价裴迪同咏诗：“末不为佳，相去甚远。”裴迪不过中人之智，与天才诗人王维差距太大。比较二人之作，王维诗中满蕴灵气与深意，或充满了浪漫的想法，或融入了复杂的情感，或提升到一个哲学的高度，这都是裴迪所不能比拟的。而王维却是一贯的举重若轻，挥洒自如，尽显顶尖高手柔和浑厚的功底。

譬如，王维为辛夷坞写的诗为：“木末芙蓉花，山中发红萼。涧户寂无人，纷纷开且落。”那辛夷花美若芙蓉，在寂静的山坞中开出鲜艳的紫红色花儿。然而深山之中杳无人烟，它们悄然开放，又悄然凋落。王维借写辛夷花来抒写一种自在天然的生命境界，营造了一种寂静空灵的意境之美。明人胡应麟赞此诗：“读之身世两忘，万念皆寂。”

王维极喜爱陶渊明的诗，在他十九岁的时候便根据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之意写下《桃源行》一诗。但桃花源只存在于陶渊明的精神世界里，而王维却将它搬进了现实。辋川别业从此成为了他的桃花源，也成为了中国士大夫的精神家园。

（作者系湖南理工学院教师）

文化周末

第288期